

戏曲小说卷

话本小说选



中国家庭基本藏书「修订版」

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



中国家庭基本藏书 戏曲小说卷

话本小说选

李正民一主编 焦中栋 裴兴荣一注析

山西出版集团
三晋出版社



博学工作室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话本小说选/李正民主编.焦中栋,裴兴荣注析.一太原:
三晋出版社,2008.8

(中国家庭基本藏书.戏曲小说卷)

ISBN 978-7-80598-819-1

I.话… II.①李…②焦…③裴… III.话本小说—作品
集—中国—古代 IV.I242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35836号

话本小说选

主 编：李正民

注 析 者：焦中栋 裴兴荣

责任编辑：李永明

审 订 者：陈霞村

封面设计：敬人工作室

版式设计：敬人工作室

责任校对：李永明

责任印制：李佳音

出版发行：山西出版集团·三晋出版社

地 址：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

电 话：(0351)4956036(咨询) 4922268(邮购)

传 真：(0351)4922102

网 址：www.sxskcb.com

邮 编：030012

E-mail: fxzx@sxskcb.com

印刷装订：运城日报社印刷厂

(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，请与本社联系调换)

开 本：787mm × 960mm 1/16

字 数：278千字

印 张：17

版 次：2008年8月第1版

印 次：2008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1-5000册

书 号：ISBN 978-7-80598-819-1

定 价：25.00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。本书图文未经书面授权，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或公开发表。



前言

我国古代小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。从内容上看，突出劝善惩恶的主题；从形式上看，有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大系统。宋代到清代，这两大系统并存、共进、互润。唐宋以前的文言小说，其特点是小而杂；唐宋以来的文言小说，又可分为传奇和杂俎（杂录）两类。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程，可分为六个阶段：萌芽（先秦）、发展（汉魏晋南北朝）、成熟（唐）、新变（宋元）、高潮（明清）、完备（近代）。

先秦已出现了小说四祖：《尚书·金縢》可谓劝惩之祖；《山海经》——语怪之祖；《琐语》——记异之祖；《穆天子传》——志人之祖。“语怪”是记叙怪异的动植物，“记异”是记叙奇事异事。后世合为志怪小说，并发展到重视人物形象的刻画。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小说家十五人，小说一千三百多篇，都已佚失。汉朝出现了将及千篇的《虞初周说》，具有志怪性质，还有以志人为主的《汉武故事》。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志怪小说代表作——干宝《搜神记》和志人小说代表作——刘义

庆《世说新语》。“有意为小说”的唐人传奇的问世，标志着我国文言小说的成熟，对后世小说戏曲有极大影响。段成式的《酉阳杂俎》，被认为是“小说之翘楚”，对后世杂俎类小说影响很大，成为我国文言小说的一个有特色的类型。宋元话本的兴起，则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新阶段，白话小说登上文坛，至明清出现了高潮。短篇如“三言”，长篇如《红楼梦》，代表着我国白话小说的最高成就。而文言小说的高峰，则为《聊斋志异》。明代的文言传奇小说，如“剪灯三话”、《中山狼传》等，也颇有可观。近代小说，无论在内容、体裁、类型方面，还是在叙事技巧、组织结构等方面，都堪称多样而完备；其数量也十分惊人，八十年间出现了四千余种，但艺术质量不高。

本书所选话本，主要为宋元时期的说话人讲述的故事文本，也兼收一些明清时期的拟话本，还选了一篇发现于敦煌藏经洞的《韩擒虎话本》，以见早期话本之一斑。《永乐大典》所收《梦斩泾河龙》及朝鲜《朴通事谚解》中的《西游记》，当为《西游记平话》之片段，本书也予选录。明清时期文人创作的白话长篇小说，不属于本书选录范围。

宋元话本中，最有价值的是小说、讲史两类。小说，以讲烟粉、灵怪、传奇、公案等故事为主；讲史则讲说古今大事，而以说前代兴废争战之事为主。小说类话本，其体制一般由入话、正话、结尾三部分构成。入话是开端部分，正话为话本主体，正话之后往往以一首诗归结故事主题。小说话本最受听众欢迎的是爱情和公案题材。爱情故事中又往往突出女性的主动，如《碾玉观音》中的琬秀秀、《快嘴李翠莲记》中的李翠莲、《闹樊楼多情周胜仙》中的周胜仙等，反映了宋元时代商业发达、市民意识觉醒对传统礼教的冲击。公案故事的大量出现，则是当时官吏昏庸腐败的黑暗现实的折射。如对《错斩崔宁》所描述的冤案，作者议论道：“这般冤枉，仔细可以推详出来。谁想问官糊涂，只图了事，不想捶楚之下，何求不得？”“做官的切不可率意断狱，任情用刑。”明确地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，为民请命。

讲史话本篇幅较长，是传统的史传文学与民间口传故事结合的产物。其中《武王伐纣平话》、《三国志平话》、《西游记平话》，对明代的《封神演义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西游记》有重要影响。《宣和遗事》中的梁山泊故事，相当于《水浒传》的部分故事梗概。讲经话本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》，则已略具《西游记》的雏形。

我国说唱艺术传统源远流长。1957年，四川省的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天回山崖墓中发现了一个说唱俑，俑高55厘米，陶质，身躯为模制，



其余为手塑，且敷有彩色。经考证为东汉文物。此说唱俑右臂夹鼓，左手持鼓槌高扬，左足高挑，眉飞色舞，造型极为生动，反映了汉代说唱艺术的盛况。而荀子的《成相篇》，则是更早的民间说唱文学体裁。三国时，曹植可以“诵俳优小说数千言”。隋唐时期，人们已经把故事称作“话”。《太平广记》卷248引《启颜录》：“（侯）白在散官，隶属杨素，爱其能剧谈，每上番日，即令谈戏弄，或从早至晚始得归。才出省门，即逢素子玄感，乃云：‘侯秀才可以玄感说一个好话。’”“好话”即好故事，“说话”即说故事，“说话人”即说故事的人，“话本”即故事本。郭湜《高力士外传》说：“太上皇移仗西内安置。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，芟薙草木。或讲经、论议、转变、说话，虽不近文律，终冀悦圣情。”（这里的“说话”即讲故事，与日常生活中的说话不同）白行简的《李娃传》即是根据《一枝花话》用文言改写的（李娃艺名一枝花，见《醉翁谈录》癸集卷一）。元稹《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》中说“光阳听话移”，“听话”即听说故事。元稹于此句下自注：“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，自寅至巳，犹未毕词也。”（《元氏长庆集》卷十）值得注意的是，讲李娃的故事，“自寅至巳，犹未毕词”，讲了七八个小时还没讲完，可见其内容丰富曲折，又可见唐代说书艺术之繁盛。唐话本对唐传奇和宋话本均有重要影响。

说唱艺术发展到宋朝，由于城市繁荣、商业兴旺、市民阶层壮大，要求通俗的文娱活动，于是出现了数以百计的职业“说话人”，出现了大型游乐场。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说，娱乐场所有“桑家瓦子、中瓦、里瓦”，“其中大小勾栏（戏院）五十馀座……象棚最大，可容数千人”。唐代出现的变文，以其奇幻的故事情节和散韵相间的形式，也为话本的创作提供了借鉴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说唱传统得到了空前的发扬，话本小说蔚为大观。南宋罗烨《醉翁谈录》著录宋人话本名目达107种，明晁璠《宝文堂书目》著录宋元话本名目52种，清钱曾《也是园书目》著录宋人话本名目16种，其他著作所提到的宋元话本还有十几种。但由于正统文人对民间文艺的轻视，不予保存收藏，宋元话本大多佚失。现存的宋话本只有40馀种，元人话本10馀种，大多不知作者姓名。元代陆显之写过话本《好儿赵正》，但也没有流传下来。

拟话本则以明代冯梦龙编辑的“三言”、凌濛初编辑的“二拍”为代表。文人创作的拟话本与话本相比，艺术上较为精致，在细节描写、结构和语言方面有不少加工，但同时也削弱了民间艺术原生态的鲜活，却增添了一些封建说教。清代的拟话本集，著名的有《石点头》、《十二

楼》、《照世杯》等。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》等名篇，见收于《中国家庭基本藏书》中的《今古奇观》，为免重复，本书不再选入。

宋元话本确立了白话小说这一崭新的文体，奠定了明清小说辉煌成就的基础，从而开辟了中国小说的新纪元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它打破了贵族文学统治文坛的一统天下，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大量市民文学作品。市民形象成为不少话本的主角，市民生活和情趣成为描写和肯定的对象。话本作者受实录观念影响较小，在故事的夸张、虚构、细节描写等方面比文言小说有很大突破，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性。宋元话本的出现，也是文学语言领域的一场革命，生动活泼的市民口语成为话本语言的基础，在此基础上，融合一些文言成分，穿插一些诗词，形成新的白话文学语言。话本小说与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白话长篇小说，突出地显示了中国古典小说艺术表现的基本特色，这就是：通过曲折多变的情节动态地表现人物，突出行动和对话，首尾完整，脉络分明。而这一特色正是由“说话”作为听觉艺术的本质要求所决定的。

宋元话本对后世小说戏曲有很大影响，根据《错斩崔宁》改编的戏曲《十五贯》，就是一个典型例证。

本书篇目由李正民选定，题解、注释和新评由山西大学文学院焦中栋、山西大同大学中文系裴兴荣合作完成，李正民审改定稿。附录“中国古代著名小说集简介”由太原师范学院李玮供稿。

不妥之处，诚望读者赐正。

李正民
2008年6月



序言

姚奠中

中国小说起源于远古的神话传说,但神话传说没有文字记录。存在于周秦典籍中的,只是一些零碎资料。战国时期,百家争鸣;以《庄子》为代表的著作中,有不少所谓“寓言”和“重言”(见《庄子·寓言篇》。所谓“重言”,就是借重古人、名人的名字,实际却是作者自己臆造的),虽重在说理,却具有小说的性质。汉以来,以司马迁《史记》为首的历史传记,虽写史实,却往往含有小说的成分。(《史记》中不但吸收了大量传说故事,而且有的传记人物,像司马穰苴,其人是否存在过,也成问题,说明司马氏的艺术创造不少)而在写作方法上,对后来的小说影响也十分巨大。魏晋六朝,笔记式的小说大量出现。但“轶事”一类,像《世说新语》之属,只记“上流”社会的言行片段,实不够称为小说。只有“志怪”一类,作品甚多,内容丰富,有不少民间传说。宗教迷信的宣传(志怪中,有专写鬼神怪异的,如《搜神记》、《列异传》;有专事宣传宗教迷信的,如《冥祥记》、《旌异记》),虽也充斥其间,而健康的、进步的东西,也时时发出光彩。特别值得

重视的，是有些作品，不但具有了完整的情节，而且出现了感人的人物形象。在小说发展史上，可代表短篇小说的初期阶段。唐代的“传奇”，把小说推进了一大步，不仅是“作意好奇”（见明代胡应麟《笔丛》三十六。原文是：“唐人乃作意好奇，假小说以寄笔端。”），重要的是惨淡经营，着意描写，其中优秀的作品，标志着短篇小说的成熟。然而它毕竟还是士大夫阶级的东西，使用的工具又是文言文，这就限制了读者的范围，和宋以后的白话小说相比，未免还隔着一层。“话本”起自唐代，盛行于宋、元，不少出自“书会”“才人”之手。（宋元时，在杭州、永嘉、大都，都有“书会”组织，那是编写剧本、词话即话本的人的团体。其中的作家，称为“才人”。）通过“说话人”之口，为都市群众服务，在小说发展史上，更是一个飞跃。当时曾有大量作品，可惜只有少数保留下来。为了适应客观要求，“话本”从一开始即有自己的特点，即：情节引人入胜和语言入耳中听，而“入话”的巧妙作引，诗词歌唱的渲染气氛，犹其馀事。自明至清，脱离“说话”的文人拟作，大有市场，或改旧，或创新，形式上打破了口说的局限，文字上可以写得墨饱笔酣，淋漓尽致，只是难免又沾染了些文人气味。“话本”与“拟话本”小说，是古典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。仅就《三言》、《二拍》或选本《今古奇观》来看，有不少作品置于世界短篇小说之林，亦毫无愧色。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珍贵遗产的一部分。

山西大学文学院李正民教授组织编选的《话本小说选》，兼顾小说话本、讲史话本和拟话本，以至不同题材、风格和创作技巧，如从敦煌藏书中选了《韩擒虎话本》，从《永乐大典》中选了《薛仁贵征辽事略》，从朝鲜的《朴通事谚解》中选了《西游记平话》片段，这是一般选本所忽略的。从体例上看，题解较简明，注释详细，新评也颇有创意。附录中又介绍了七十余种小说集，足资参考。

姚萸中，1913年生，山西稷山人。著名古典文学专家、书法家、诗人。于1935年考取章太炎先生所招收的唯一一届研究生，先后在安徽、贵州、云南等地执教。1950年回到山西，任山西大学教授至今。主要著作有《中国文学史》、《章太炎学术年谱》、《姚萸中诗文集存》、《姚萸中讲习文集》等。



目录

前言 /001

序言(姚莫中) /001

◎敦煌话本

韩擒虎话本 /001

◎宋元话本

错斩崔宁 /012

王魁 /027

薛仁贵征辽事略(节选) /033

大宋宣和遗事(节选) /054

风月瑞仙亭 /060

快嘴李翠莲记 /070

董永遇仙传 /082

武王伐纣平话(节选) /091

三国志平话(节选) /102

西游记平话(片段) /119

张生彩鸾灯传 /125

◎明清拟话本

王安石三难苏学士 /141

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/152
闹樊楼多情周胜仙 /179
一文钱小隙造奇冤 /191
神偷寄兴一枝梅
侠盗惯行三昧戏 /214

目

录

生报华萼恩
死谢徐海义 /235

◎附录

中国古代著名小说集简介 /254

敦煌话本

韩擒虎话本



本篇亦作《韩擒虎画本》，为敦煌写本，原本现藏英国伦敦博物院，编号S·2144。原无标题，亦无作者姓名。1950年，王庆菽先生从伦敦抄回，并依故事内容拟题，收录于《敦煌变文集》中。本篇话本文字错讹之处较多，兹据《敦煌变文校注》改正。



会昌既临朝之日^[1]，不有三宝^[2]，毁圻迦蓝^[3]，感得海内僧尼^[4]，尽总还俗回避。说其中有一僧名号法华和尚，家住邢州^[5]，知主上无道，遂复裹经题^[6]，直至随州山内隐藏^[7]，权时系一茅庵^[8]。莫不朝朝转念，日日看讽^[9]。感得八个人，不显姓名，日日来听。

或朝一日，有七人先来，一人后到。法华和尚心内有疑，发言便问：“启言老人，住居何处？姓名字谁？每日八人齐来，君子因何后到？”老人答曰：“某乙等不是别人，是八大海龙王，知和尚看一部《法华经义疏》^[10]，乙回施功德^[11]，与我等水族眷属，例皆同沾福利。某乙等眷属，别无报答，恐和尚有难，特来护助，先来莫怪后到。为随州杨坚^[12]，限百日之内，合有天分^[13]，为戴平天冠不稳^[14]，与换脑盖骨去来。和尚若也不信，使君现患生脑疼^[15]，次无人医疗^[16]，某乙等弟兄八人别无报答，有一盒龙膏，度与和尚。若到随州使君面前，以膏便涂，必得痊愈^[17]。若也得教^[18]，事须委嘱^[19]：限百日之内，有使臣诏来，进一日亡，退一日则伤。若以后为君，事须再兴佛法，即是某乙等愿足。且辞和尚去也。”道犹言讫，忽然不见。

法华和尚见龙王去后，直到随州衙门。门司入报^[20]：“外头有一僧，善有妙术，口称医疗，不敢不报。”使君闻语，遂命和尚升厅而坐。发言相问：“是某乙猝患生脑疼，检尽药方，医疗不得。知道和尚现有妙术，若也得教，必不相负。”法华和尚闻语，遂袖内取出盒子，以龙仙膏往顶门便涂。说此膏未到顶门，一事也无^[21]，才到脑盖骨上，一似佛手捻却。使君得教，顶谒再三^[22]，启言和尚：“虽自官家明有宣头^[23]，不得隐藏师僧，且在某乙衙府回避，岂不好事？”法华和尚闻语，忆得龙王委嘱，不敢久住。启言使君：“限百日之内，合有天分。若有使臣诏来，进一日亡，退一日伤。若也以后为君，事须再兴佛法，即是贫道愿足。且辞使君归山去也。”使君



见和尚去后，心内犹自有疑，遂书壁为记。

注释

[1]会昌：唐武宗年号（841—846），在此期间发生了大规模的灭佛事件。会昌灭佛在韩擒虎活动的隋初之后二百五十多年，与擒虎事不符，为小说家捏合。

[2]不有：即“不友”。 三宝：佛教称佛、法、僧为三宝。

[3]迦蓝：佛寺。 坼(chè)：裂，拆。

[4]感得：使得。

[5]邢州：即今河北邢台。

[6]复：即“袱”。

[7]随州：即今湖北随县。

[8]权时：暂时。 系：构造、建造。

[9]转念：念诵佛经。 讽：讽诵。

[10]《法华经义疏》：讲解《法华经》的著作，隋吉藏撰。

[11]回施：即回向，佛教把教徒所修功德总结回归，返施于广大众生，称为“回施”。

[12]随州杨坚：隋文帝杨坚北周时曾为随州刺史。

[13]合：应该。 天分：天命，古人认为皇帝秉承天命而为天子。

[14]平天冠：皇帝冠冕。

[15]使君：对州郡长官的尊称。

[16]次：至于此时。

[17]差(chāi)：即“瘥”，病除。

[18]教：疾瘥。

[19]事须：务必。 委嘱：委托嘱咐。

[20]门司：看门人。

[21]一事也无：系当时俗语，意即毫无反应。

[22]顶谒：顶礼膜拜。

[23]官家：臣下对皇帝的称呼。 宣头：宣示。

原文

前后不经数旬，果然司天太监，夜观乾象^[1]，知随州杨坚限百日之内，合有天分，具表奏闻。皇帝览表，似大杵中心^[2]，遂差殿头高品直诣随州宣诏^[3]。使君蒙诏，不敢久住，遂与来使登途进发，迅速不停，直至长安十里有常乐驿安下。憩歇才定，使君忽思量得法华和尚委嘱：限百日之内，合有天分，进一日亡，退一日伤。是我今朝见，必应遭他毒手。思量言讫，遂命天使同共商量。后来日朝见。天使唱喏^[4]，具表奏闻。皇帝览表，大悦龙颜。唯有杨妃满泪流泪^[5]。皇帝一见，宣问皇后：“缘即罪杨坚一人，不干皇后之事。”杨妃拜谢，便来后宫，心口思量：“阿耶来日朝覲^[6]，必应遭他毒手。我为皇后，荣得奚为？不如服毒先死，免见使君受苦。”思量言讫，香汤沐浴，改换衣装，满添一杯药酒在镜台前头，皇后

重梳蝉鬓，再画蛾眉。正梳装之次，镜内忽见一人，回顾而觑，原是圣人，从坐而起。皇帝宣问：“皇后梳装如常，要酒何用？”杨妃蒙问，喜从天降，启言圣人：“但臣妾一遍梳装^[7]，须饮此酒一盏，一要软发，二要驻颜。且图供奉圣人，别无馀事。”皇帝闻语，喜不自胜：“皇后尚自驻颜，寡人饮了也莫端正^[8]。”杨妃闻语，连忙捧盏，启言陛下：“臣妾饮时，号曰发妆酒。圣人若饮，改却酒名，唤即甚得^[9]，号曰‘万岁杯’。愿圣人万岁、万万岁！”皇帝不知药酒，捻得便饮。说者酒未饮之时一事无，才到口中，脑裂身死。杨妃一见，拽得灵柩^[10]，在龙床底下。权时把敷壁遮阑^[11]。便来前殿。遂差内使一人，宣诏杨坚。使君蒙诏，一似大杵中心，不敢违他宣命，当时朝见，直诣阁门^[12]。所司入奏^[13]，杨妃闻奏，便令赐对^[14]。使君得对，趋过萧墙，拜舞叫呼万岁。杨妃一见，处分左右：“册起使君^[15]，便赐上殿。”杨坚举目忽见皇后，心口思量：“是我今日莫逃得此难。”思量言讫，便上殿来。杨妃问言：“阿耶莫怕，主上龙归沧海^[16]，今日便作万乘君王^[17]。”杨坚闻语，犹自疑惑。“若也不信，行到龙床底下，见其灵柩，方可便信。”杨坚启言皇后：“某缘力微，如何即是？”皇后问言：“阿耶朝廷与甚人素善？”“某与左右金吾有分^[18]。”皇后闻言，缘二人权绶总在手头^[19]，何忧大事不成？遂来前殿，差一人宣诏左右金吾上将军胡、朗。二人蒙诏，直至殿前，忽见杨坚，心内有疑。皇后宣问：“将军知道与使君有分。主上已龙归沧海，今拟册立使君为君^[20]，卿意若何？”朗启言皇后：“册立则得，争向合朝大臣^[21]，如何即是？”皇后问言：“将军今夜点检御军五百，须得阔刃陌刀，甲幕下埋伏。阿奴来日前朝自己宣问^[22]，若也册立使君为君，万事不言。一句参差，殿前总杀。别立一作大臣^[23]，岂不好事？”将军唱喏。遂点检御军五百，甲幕下埋伏讫。后来日前朝，应是文武百寮大臣^[24]，总在殿前。皇后宣问：“主上已龙归沧海，今拟册立随州杨使君为乾坤之主，卿意若何？”道犹言讫，拂袖便去。应是文武百寮大臣不测涯际^[25]，心内疑惑，望殿而觑。见一白羊，身长一丈二尺，张牙利口，便下殿来，哮吼如雷，拟吞合朝大臣。众人一见，便知杨坚合有天分，一齐拜舞，叫呼万岁。遂乃册立，自称隋文皇帝。感得四夷归顺，八蛮来降。



- [1]司天太监：负责观察天象的太监。 乾象：天象。
 [2]大杵中心：心中像被杵捣一样难受。
 [3]殿头高品：宋代内侍省内侍阶官（据韩建瓴考）。
 [4]唱喏：古代作揖致敬时口中同时发出的声音。
 [5]杨妃：杨妃为杨坚之女，北周皇帝宇文贇的皇后。
 [6]阿耶：即“阿爷”，父亲，指杨坚。
 [7]但：只要。
 [8]也莫端正：也许会漂亮。



- [9]唤即其得：叫一个甚为相得的名字。
- [10]灵柩(chēn)：本指棺材，此处指尸体。
- [11]数壁：帷帐。
- [12]阍门：便殿之门。
- [13]所司：主管官吏。
- [14]对：与皇帝对话的权利。
- [15]册起：搀扶起。
- [16]龙归沧海：皇帝去世的委婉说法。
- [17]万乘君王：帝王、天子。
- [18]金吾：即“执金吾”，是掌管京城治安的军事长官。 有分；有情分。
- [19]权馆(wǎn)：权力，控制力。
- [20]册立：一般指古代帝王封立太子、皇后，这里指立皇帝。
- [21]争向：怎奈。
- [22]阿奴：这里是自指，即“我”。
- [23]一作大臣：一朝大臣。
- [24]应是：一应俱有，全部。 百家：即“百僚”。
- [25]涯际：边际。“不测涯际”有“不知底细”之意。

原文

时有金陵陈王，知道杨坚为君，心生不負^[1]。宣诏合朝大臣，总在殿前。当时宣问：“阿奴今拟兴兵，收伏狂秦^[2]，卿意者何？”时有镇国上将军任蛮奴越班走出^[3]，奏而言曰：“臣启陛下，且愿拜将出师，剪戮后，收下西秦，驾行便去^[4]。”陈王闻语：“依卿所奏。”遂拜萧磨呵、周罗侯二人为将^[5]，收伏狂秦。二人受宣，拜舞谢恩，领军四十餘万，登途进发。

不经旬日，直至锅口^[6]，下营憩歇。二将商量，两道行军，各二十餘万。萧磨呵打宋、卞、陈、许^[7]，周罗侯收安、伏、唐、邓^[8]。既入界首，乡村百姓具表闻天^[9]，皇帝览表，似大杵中心。遂捶钟击鼓，聚集文武百寮大臣，总在殿前。

皇帝宣问：“阿奴无德，滥处为君，今有金陵陈叔宝便生违背，不顺阿奴，今拟拜将，出师剪戮，甚人去得？”时有左勒将贺若弼越班走出：“启言陛下，臣愿请军去得。”贺若弼才请军之次，有一个人不肯。是甚人？是积代名将韩熊男^[10]——幼失其父，自训其名号曰擒虎——心生不忿，越班走出：“臣启陛下：蹄蹴小水^[11]，争知大海沧波；假饶蝼蚁成堆，那能与天为患？臣愿请军，剋日活擒陈王进上，不敢不奏。”

皇帝闻语，一见擒虎，年登一十三岁，奶腥未落，有若大胸襟，阿奴何愁社稷！拟拜韩擒虎为将，恐为阻着贺若弼。拟二人总拜为将，殿前尚自如此，领兵在外，必争人我。“卿二人且归私第，候来日前朝，别有宣旨。”

迄候来日前朝，合朝大臣总在殿前，遂索金铸印，第一拜杨素为都招讨使^[12]，第二拜贺若弼为副知节，第三韩擒虎为行营马步使。三人受宣，拜舞谢恩，走出朝门，领军三十馀万，登途进发。迅速不停，直到郑州。有先锋马探得萧磨呵领军二十馀万，陈留下营^[13]，具事由回报。上将军杨素闻语，当处下营，升帐而坐。遂唤二将，总在面前。遂问二将：“隋文皇帝殿前有言，请君剋收金陵。如今贼军俯迫^[14]，甚人去得？若也得胜回过，具表奏闻。”将军才问，韩擒虎越班便出，启言将军：“擒虎去得。”“要军多少？”“要马步军三万五千。”便令交付。

擒虎得兵，进军便起，迅速不停。来到中牟境上^[15]，屯军便住。擒虎升帐而坐，遂唤一官健^[16]，只在面前，再三处分^[17]：“公解探事^[18]，一取将军处分^[19]，探得军机，速便早回，与公重赏。”官健唱喏。改换衣装，作一百姓装裹，担得一栲栳馒头^[20]，直到萧磨呵寨内，当时便卖。探得军机，即便回来。到将军帐前唱喏便报。擒虎问言官健：“军机若何？”官健祇对：“马军是海眼皂旗，步人是红旗，胜字田心^[21]，大开寨门，一任百姓来往买卖。”擒虎闻语，便知萧磨呵不是作家战将^[22]。自古有言：“军慢即将夭，主慢即国倾。”道犹言讫，处分儿郎，改换旗号，夜至黄昏，登途便起。去萧磨呵寨二十馀里，偷路而过，迅速不停。来到金陵江岸，虏劫舟船，领军便过。到得南岸，应是舟船，溺在水中，遂却继自家旗号，显其“擒虎”之名。引军打劫，直到石头店。



[1] 不负：即“不服”、“不忿”。

[2] 狂秦：指杨坚为帝的隋朝。杨坚为陕西华阴人，故指其称帝为“狂秦”。

[3] 任蛮奴：陈朝大将。越班：从朝班的行列里走出。

[4] 驾：车驾，代指皇帝。

[5] 萧磨呵、周罗侯：即《陈书》中的萧磨河，《隋书》中的周罗睺。

[6] 锅口：当为“涡口”，在今安徽怀远县境内。

[7] 卞：即汴州，与宋州、陈州、许州，同在今河南境内。

[8] 伏：即复州。安州、复州在今湖北境内；唐州、邓州在今河南境内。

[9] 具表闻天：写好奏表，送达皇帝。

[10] 韩熊男：韩熊之男，即韩雄（依《隋书·韩擒虎传》）的儿子。

[11] 蹄觥(gōng)小水：蹄印中和酒杯里的一点点水。

[12] 杨素：弘农(今河南灵宝县)人，字处道。初事周武帝，后从隋文帝定天下。以功加上柱国，封越国公。

[13] 陈留：县名，在今河南境内。

[14] 俯迫：逼近之意。

[15] 中牟：在今河南鹤壁市西。

[16] 官健：壮勇的战士。

[17] 处分：吩咐。



[18]公解探事：你了解打探军情之事。

[19]--取将军处分：一切由你看着办。

[20]栲毬(kǎolǐu)：用柳条编成，形状像斗的容器，也叫“笆斗”。

[21]胜字田心：旗帜上用“胜”字填充中心。田，即“填”。

[22]作家：行家。

原文

入户告急^[1]，具表奏闻。陈王览表，似大杵中心，遂捶钟打鼓，聚集文武百寮大臣，总在殿前。陈王宣问：“阿奴无德，滥处称尊。今有隋家兵士到来，甚人敌得？”

陈王才问，时有三十年名将、镇国任蛮奴越班走出：“臣启大王，不知隋家兵士多少？缘擒虎领军三万五千，臣愿请军三万五千，不消展阵开旗，闻蛮奴之名，即便降来。”陈王闻语，便交点检，勿令迟滞。蛮奴遂领军三万五千，直到擒虎阵面，一齐簸旗大喊^[2]，索隋家兵士交战。

擒虎一见，领军便来，高声便问：“上将姓字名谁？官居何位？”将军祇对^[3]：“某姓名蛮奴，官职镇国大将军。”擒虎闻言，满目泪流，忆得亡父委嘱：“若也以后为将，到金陵之日，有一名将任蛮奴与阿耶同堂学业，传笔抄书。见面之时，切须存其父子之礼。”谁知今日相逢！思量言讫，遂乃前来，启言将军：“但擒虎三杖在身^[4]，拜跪不得，乞将军不怪。”

蛮奴闻语，即知便是韩熊男，心口思量：“父不得与子交战。”问言擒虎：“收军却回，蛮奴奏上陈王，差使和同作一礼义之国，岂不好事！”擒虎闻语，心生不忿。启言将军：“但某乙面辞隋文皇帝之日，剋收金陵。一事未成，回去须得三般之物，进上隋文皇帝，即便却回。”蛮奴闻言：“第一要何物？”擒虎答曰：“某乙第一，要陈家地理山河、人户数目，即便却回。”蛮奴闻言：“此缘小事，后某乙奏上陈王。”蛮奴问言：“第二要何物？”擒虎答曰：“某乙第二，要兵马库藏，赏设三军，即便却回。”蛮奴问：“第三要何物？”擒虎答言：“某乙第三要陈叔宝首，进上隋文皇帝，即便却回。”蛮奴闻言，知子无礼，忽然大怒。擒虎一见，拔剑便嚇，问言将军：“但擒虎手内之剑，是隋文皇帝殿前宣赐，上含霜雪，临阵交锋，不识亲疏。”蛮奴闻语，回马遂排一左掩右移阵，索隋家兵士交战。擒虎一见，破颜微笑，问言诸将：“还识此阵？”诸将例皆不识。但擒虎虽在幼年，也曾博览亡父兵书。“此是左掩右移阵，见前面津口红旗^[5]，下面总是鹿巷^[6]。里有挠勾搭索^[7]，不得打着，切须记当。”见右移阵上，人员较多，前头总是弓弩。擒虎有令：“簸旗大喊，旗亚齐入^[8]，若一人退后，斩杀诸将，莫言不道！”道犹言讫，簸旗大喊，一齐便入，此阵一击，当时瓦解。

蛮奴领得战残兵士，便入城来。陈王闻语，大怒非常，处分左右，令教把人^[9]。横